



雪落黄河静无声

从维熙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雪落黄河静无声

从维熙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

I247.5

1488

3

BK73129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赠书



内 容 提 要

这是作家从维熙最新创作的五部中篇小说的结集。作者以饱含激情的笔墨从昔日劳改农场写到今天城乡现代化建设的沸腾生活，塑造了范汉儒、陶莹莹、林逸、梁满囤等众多类型的艺术形象，揭示了他们的情怀与向往，在生活哲理与美学感受上给人以新的启迪。

雪落黄河静无声

从维熙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12印张3插页269千字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4,000册

书号：10355·107

定价：2.00元



作者像

目 录

雪落黄河静无声.....	1
鼎.....	94
白云飘落天幕	149
春之潮汐	238
梁满圉出访	334
后 记	382

雪落黄河静无声

黄河，我的母亲！

难道奔腾着的泥沙就是你的精灵？

——作者题记

八十年代的一封信“鸡毛信”

叶 涛：

久违了。

接到这封“鸡毛信”之后，无论你写作任务多么忙，也请你暂时扔下笔，到河滨小镇来一趟——我求求你！

当然，这个旅程对你也许是不愉快的，因为你要来的地方，是距离农场不远的河滨小镇，它可能勾起你对昔日蹉跎岁月的回忆，也可能使你结了疤的伤口重新流脓，但在这黄河之滨沙尘滚滚的土人上，不也留下过我们难忘的友情吗？

你不会忘记那一天吧？当那“四个魔鬼”下“地狱”后，我结束了“候补囚徒”的生活，我们的第一件乐事，就是两人合骑着一辆自行车，去瞻仰气势磅礴的黄河。在浊浪滔天的黄河畔，我们打开了一瓶汾酒，一边对着瓶嘴饮酒，一边吟着古译：“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们希冀着对我们彻底解禁的那一天早些到来。老弟，今天

回忆起那个镜头来，还使我心醉！

我们喝得微微有些醉意了。我祝愿你有朝一日，文章能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你则祝愿我，早日结束老光棍的生活，和有情人陶莹莹结成眷属。最后，我们把喝剩下的半瓶汾酒，献给了我们伟大的母亲——倾倒进了滔滔黄河！当时，你和我都象孩提一样，激动得哭了！叶涛！你还记得吗？当时，一列西安开往北京的客车，正驶过黄河铁桥，乘客们无不惊异地把脸贴在车窗上，瞧着你我两个踟蹰于黄河之畔的疯子。特别是当那个外国人，把带长镜头的照像机，对准黄河拍照的时候，我们跳着高向他喊着：

“拍吧！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拍吧！我们都是黄河的伟大子孙！”

列车过去了。

我们沉默了。

我俩茫然若失地站在黄河之滨，任黄河的惊涛骇浪在我们心中奔腾！沉默了很久，你说：“看见了吗？这趟车是开往北京的。”

“你向往有一天，也坐上这趟火车吧？”

“这还用问吗？”

我们坐在河滩上，一起向往着即将到来的明天。我告诉你，我没有回北京的愿望，在黄河畔的无论哪个小镇上，当个外语老师余愿足矣！这不仅因为我喜爱黄河，还为了陶莹莹。道理很简单，我朝一日，“老右”也许能够群神归位，而这对于犯了刑事罪的她，是不会有份的。我舍弃她而回城市，不是有负良心吗？

你终于乘那趟列车走了。

我按照我的夙愿留下来。

你几次来信向我索取我和她的结婚照片，并询问我们的婚后生活。在你浪漫蒂克的想象中，我在沙城小镇的生活过得准象蜜窝窝，因为她美丽温柔，这迟暮的爱情一定别有韵味。我一直在信中支支吾吾，避而不谈爱情问题，实因我有难言之苦，我的痛苦彻底解脱

了，但是心灵上似又背上了黑十字架。

叶涛！信中无法向你详述我的心情。切望你舍弃一点可贵的时间，来小镇看望一下你昔日共过患难的朋友。不用多，只在我这儿呆上一天就够了！我焦急地等待着……

十万火急！

范汉儒

一九八〇年冬

这根鸡毛，使我记起了那流逝了的 岁月和珍贵的往事……

这是一封撩人情思的来信。范汉儒不仅在信尾写上了“十万火急”；而且在信笺当中夹着一根鸡毛，以象征他那颗焦躁不安的心。

似乎没有多余的考虑，我采取了比“鸡毛信”更快的办法——先给他拍了一封电报，之后登上了西行的火车。在隆隆的车轮奔驰声中，绿色的长龙有节奏地摇摆着。我靠在临窗的座位上，从信笺里抽出那根鸡毛，观看着：这是一根公鸡的翎毛，呈黑褐色，范汉儒怕邮路上被折断，除把它卷卧在信笺之中，还在信皮上谎称：“内有照片，请勿折叠。”我最初接到他这封信时，真以为里边有他和她的结婚照哩！拆开一看，大失所望。我很理解他把鸡毛装进信笺的意思，除了表示他急切地想见我一面之外，还想唤醒我沉睡的记忆……

列车——也是一列绿色的列车，车上没有普通旅客——那是押送“右派”去改造的专列。

早晨，当我从美梦中回到这节车厢时，他早已醒了：

“Good morning, Sir。”

“我不懂英语。”

“先生，早安！”他对我解释。

我很奇怪。他好象不是去接受改造，那喜眉笑目的样儿，倒象是到哪个圣地去旅游。

“奇怪吗？”

“有点。”

“笑一笑，十年少。”他笑了。

他长得并不美，但面部很有特征：前额外凸，表现着他的智慧；嘴唇很厚，又显出他的几分痴愚。两个矛盾的特点，搭配在一张面孔上，使人感到有点可笑。也许他的脑瓜象爱因斯坦一样聪明，而发达的四肢还停留在“北京人”的年代吧——我想。

“我叫范汉儒。”他向我伸出一只手来，“跟战犯范汉杰，只差一个字，反‘右’批斗会上曾有人问我，‘喂！你和范汉杰是不是亲兄弟？’我说，‘是一母所生的两个反动派！’那些发热的脑瓜也不想一想，他多大年纪？我多大岁数？我妈即使是个老寿星，也没有那么大的养育能力。可他们却信以为真，每次批斗我时，必先挂上个序言，‘现在我们开始批判大战犯范汉杰之弟，右派分子……’”

我被逗笑了，把手伸给他：

“我叫叶涛！”

我俩的手，在小桌之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是历史系教授，所以给他起了个汉儒的雅号，不外乎想把他塑造成一个具有东方气质的知识分子。可是他偏偏考上了西语系，而且正值毕业那年，“凤凰坠地变成了鸡”。

“我是属鸡的，六一年阴历三月十三，虚岁该二十八了。”

“我和你同一个属相。”他说，“只比你小三个来月。”

“你是六月鸡，比我命好哇！你准会有食吃。”我苦笑着说，“我这三月鸡，草芽还没返青，大地连个草籽也没有，还得在雪下刨食呢！”

真是如同鬼使神差一般，到了那个劳改农场后，我被分配种稻子，他被安排在养鸡房。当时饥荒席卷中国每一寸土地，鸡房、菜地、果园、粮仓都是惹人眼红的地方；特别是鸡房尤其使人瞩目。这群落难秀才虽然有时分不清稻苗和稗草，但鸡蛋里含有极其丰富的营养则无人不知。田野因干旱荒芜了，草丛里的肉虫和草籽还是无限富有，所以母鸡“咯咯嗒”的下蛋声，照常从铁丝网围着的鸡舍传来；我们每每听见这比音乐还诱人的声音，常常情不自禁地探长脖子，带着贪婪或嫉妒的目光，从我们这块铁丝网围成的圈圈里，望着属于范汉儒所管辖的富足领地。

奇怪的是：他也和我们同样消瘦。也许是我对他格外关心的缘故吧，我甚至感到他的厚厚的嘴唇都变薄了些，就连他那外凸的前额似也小了一圈；瘦得露出青筋的细脖子，顶着一个硕大的脑壳，就象鸡舍旁边打了蔫、但仍然挺立着的向日葵。每当我们早晨出工的队伍经过鸡舍时，他总是嬉笑颜开地重复着他在列车上向我问候的那句话：“早上好！先生们！”

“不知死的鬼！你都快瘦成‘木乃伊’了！”

“‘木乃伊’对后代人来说，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他朝打诨的人，以打诨的方式回答，“通过研究我的尸体，可以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这就为人类的未来作出

了贡献。”

“那一箱箱鸡蛋可能治你的干瘦！”

“可惜它不姓范。”他正了正塌鼻梁上那副黑边近视镜，
“它们都姓‘公’！”

“喂！别太‘那个’，递两个过来！”

“行。我记着这件事。”他煞有其事地拍着大脑门儿，“等我能够由人返祖成母鸡时，下了蛋一定奉送。不但给你两个，让你撑得一打饱嗝都鸡屎味了，才算罢休。怎么样？”

“要是你一辈子总是个人呢？”

“对不起，那只有咱俩一块变‘木乃伊’吧！”

由于他豁达诙谐，我们这支劳改队经过他的“领地”时，总要扬起一阵笑声。愁楚的脸上总会增加一点喜气。但是我们也仅仅能获得这点乐趣而已，全队一百几十号人没有一个能从他手里讨出鸡蛋来。

“这小子是不会亏待自己的吧？”

“养鸡房就他一个人，难保！”

“……”

有一天队长集合训话时，使全队为之震惊。他说：“你们不是怀疑范汉儒会偷吃鸡蛋吗？你们看——”他举起手里握着的四个鸡蛋，“这年头连地下的耗子都饿疯了，这是红眼耗子拉进洞里的四个鸡蛋；范汉儒硬是用铁锨挖开鸡房墙角的老鼠洞，把这四个鸡蛋追回来交了公。老实说，最初我们对他也并不很信任。有一天，我夜里偷偷去查看鸡房，范汉儒支着一个小铝锅正面对墙角咕嘟嘟地煮什么东西。我想，好个范汉儒哇！白天你人面狗脸的还象个知识分子样儿，原来也是不值钱的货！我揣摩着那咕嘟嘟响的东西，一定是热水锅里上下

翻滚的鸡蛋，便一脚踢翻了那只铝锅。我立刻愣住了，滚在地上的是一个个白菜疙瘩，锅底上还有一只扒了皮的红眼耗子。”

会场默然。

“他很委屈。我很内疚。我俩在月光下站了很久，我说：‘这事怨我粗鲁，你把菜头和那只耗子收拾起来，洗一下，重新再煮煮吧！’

“‘为什么要让我收？’他瞪着我。

“‘怎么？还要我给你收？’

“‘当然！’

“我当劳改队长七八年了，还是第一次碰见这号不识相的犟种。我朝他吼：‘不是向你承认我作风粗鲁了吗？你……’

“‘我怎么了？你为什么踢了我的锅，让我自己擦屁股？’他毫不怯懦地回答，‘明月在天，是非清楚，该谁收谁收。我养鸡是为国家，不是任何个人随便驱使的奴隶！’

“我火气更大了，往前迈了两步……

“‘你要干什么？想打人？’他一动不动地逼视着我，‘我提醒你一句，你的大壳帽上戴着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每一个人，都得受它制约。你……你……也不例外。’

“我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一建立这个劳改农场，我就在这儿当队长。我真想狠狠地克他一顿，可就是找不出理由。我想去收拾那几个菜头，就是弯不下腰。这时，范汉儒好象猜透了我这个劳改干部的心思，蹲下身去开始收拾滚落尘埃的菜头；我用手电给他照着亮儿，并抢过锅到水龙头下帮他冲洗……

“今天，我在你们面前，表扬范汉儒的廉正品质。他宁可用菜头填他的肚子，也不捞公家的一星蛋花。这年头，谁不饿？我在这儿对你们讲话，肚子里还‘咕噜噜’地直叫唤呢！不信，你们到我家掀开锅盖看看，清一色的菜头、菜帮子……经我请示场部，这四个鸡蛋给范汉儒了，作为奖励！范汉儒在哪儿？”

“有。”他迈出队列。

“拿去！”

从这天起，貌不惊人的范汉儒名声大振。落难的秀才中不缺少捕捉形象的能手，有人给他起了个“六点钟”的外号。意思很简单，一天二十四小时之内，时针和分针成一条垂直线的时候，只有六点钟。以此形容他的做人正直。这位队长姓姚，脸膛黝黑，为这件事，也赢得了个“黑姚期”的绰号。这是对这位劳改干部的最高褒奖。

那天散会之后，我是带着笑意进入梦乡的。崇拜廉正，是一切善良人们都具有的天性；而“六点钟”的行为，正是中国受难知识分子优秀品质的体现。尽管磨盘重的精神负荷，压得人喘息都感到困难；在这块物质、精神都十分荒芜的土地上，也还是开放着中华民族的美德之花……

这大概是个梦吧！我恍恍惚惚地感到有个黑影站在我的面前；接着，我的脸部发痒，我想这一定是顶棚上掉下来的小虫子，在我脸上演穿越“大人国”的旅行，我伸出手来一把抓住了它——我醒了！我手里攥住的是一根毛茸茸的鸡毛。

我翻过身去。

它又在我脸上蠕动开了，同时我耳畔响起嘻嘻的暗笑声。

“谁？”我猛然坐了起来。

“嘘——”站在炕沿边的“六点钟”指了指嘴唇，意思是不要惊扰了大炕上其他伙伴的睡眠；然后用下巴颏向我做了个出屋的暗示，似乎有什么机密事情要告诉我。

室外，月光似水，遍地银白。这天的月亮实在太圆了，太亮了，以致使我几次抬头，都难以寻觅到一颗星斗。我知道，这是皎月之辉，湮没了满天星光的缘故。如果把我们的这一百多人，都撒在天上变成星星的话，我们所有光源的总和，似也比不过范汉儒，他——不正是我们中间的月亮吗？为了延续生命，这些知识分子已经无所不吃，公和私的界限早已不复存在，青苹果、酸葡萄，甚至连水田里长着的稻穗都被他们用鞋底搓掉外壳，囫囵吞枣地填进肚子。为了挺过饥荒，这些万物之灵已经向类人猿“返祖”了。而范汉儒守着“聚宝盆”，却没丧失节操；他瘦得虽然如同一摇三晃的竹竿，公和私仍然泾渭分明，我不能不钦佩他的铮铮风骨。

我们坐在一根倒树上。我说：

“是不是队长对你开了天窗？有什么好消息？”

“老弟，别异想天开了。你没见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叫喊，要‘加强阶级斗争’吗？！丢掉幻想，作长期劳改的思想准备吧！”

“报丧，干吗半夜把我叫出来？”我怏怏不快地说。

“当然有喜事啦！”他两片厚嘴唇向上一翘，露出常见的喜劲儿，“精神营养虽然重要，但绝不万能；要想活得健康，归根到底还得靠物质营养。瞧瞧这个……”他把一个手巾包摊在我面前，是一堆鸡蛋。

可惜，我当时没带镜子，如果对着镜子看一下自己模样的话，两只眼睛瞪得不会比地上的鸡蛋小多少。我看了半天才惊

异地问：“哪儿来的？”

“你不是在队前看见了吗？”

“给了你四个……”我数了数，“现在是十四个呀！”

“这十个也是他给的呀！”

我审视地望着他：“是不是你学会了三只手？”

“老弟，你怎么这样看我范汉儒？我……”

“六点钟”有点动感情了，他摘下眼镜，直溜溜地瞪着我说，“这十个鸡蛋是他家里的母鸡下的，散会以后，他回家特意给我拿来，叫我把这十四个鸡蛋吃了，补补搓板一样的身子。”

我相信范汉儒的诚实，但是难以理解“黑姚期”的行动。诚然，在队列前向“右派”坦率地检查他作风粗鲁，已经表现了他超越一般劳改干部的水平；但一个负责改造人的队长，自己肚子还“咕噜噜”叫，却主动拿出也许连自己孩子都舍不得吃的东西，给一个专政对象，则还是罕见的新闻。

“你不相信？”

“仅仅是不太理解。”

“你看，这是他的手巾，上边还印着‘公安’字样呢！”他把鸡蛋放在地上，又把手巾展开在我的眼前，“老弟！社会是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过去你是个写书的，应当比我理解得更清楚。人是有情物嘛！要是照你这个逻辑推理，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不早就被打入阴曹地府了吗？可是它一直流传着，你还对我称赞过这部小说哩！”

“那个典型环境和这儿不一样！”我争辩着。

“正因为不一样，‘黑姚期’的品质才显得更可贵。”范汉儒对着我耳朵高声说，“我本来死活不接他这兜鸡蛋，他对我

发火了，嚷道：“你是不是嫌太少？这是两只母鸡一个星期下的蛋。我没给孩子，没给老婆，给你拿来是看你还有中国人的骨头，将来政策松动一点，你还能为老百姓办点好事。这不是给你解馋的，是为了你能活着出去，懂吗？”叶涛，不知为什么，我鼻子发酸，‘吧嗒吧嗒’地掉下泪来……”

我沉默了。

他也若有所思。

“将来如果我还能拿笔，我一定不漏下这个‘黑姚期’，这个人物可很有嚼头……”我对着一轮明月，内心十分感慨。

“能忘了我吗？”他指着自己的脑门。

“忘不了。”我笑了，“但你这‘六点钟’可是个反面典型，发牢骚，讲怪话，说什么后代人挖出你这具‘木乃伊’来，‘可以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

“怪话要讲，活还得干。”他磕开一个煮熟的鸡蛋递给我，“无论怎么说咱们都是炎黄子孙，‘祖国’这个字眼对我们来说，永远是至高无上的……别说这些抽象的东西了，吃！吃了就能活下去。‘二一添作五’，咱俩一人七个。”

“单数不吉利。”我推给他一个鸡蛋。

他反而滚过来两个鸡蛋。

我把这两个鸡蛋又推了回去：“你是‘鸡信’，理应你多吃两个。”

他忽然象想起了什么事情似的，用手指叩打着大脑门说：“对了！今天是农历六月十二，正好是我的生日。让我们这两只属公鸡的，永远记住今天头上的月亮，永远记住在劳改队的这次夜宴吧！”

这，就是范汉儒把一根羽毛，卷在信笺之内的寓意所在

.....

有两性生存的地方就有爱情
“大劳改”和“二劳改”的罗曼史
就是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开始的

列车不知疲倦地奔跑着。
保定早已被甩在后边……
石家庄又风驰而过……
列车闯出了长长隧洞……
列车开进了高山峡谷……

回忆多么象山上火车留下的白烟啊！列车走到哪里，它跟随到哪里，就好象那缕缕白烟是范汉儒的影子，始终浮现在我面前，萦绕于心扉之间……

我失神地望着窗外，心里充满了零乱的遐想。瞧！列车留下的烟和云拥抱了，它们很快在大自然里融为一体。按道理讲，生命元素相同的物质，都是会合二为一的：烟和云！云和霞！霞和气！气和水！水和烟……以此类推，周而复始。但是为什么范汉儒和陶莹莹却违反了这一自然法则呢？他和她的分子排列式难道有什么不同吗？他俩在苦难中萌发了爱，象天上银河两岸的牛郎和织女一样苦等，三中全会已经为他和她搭了鹊桥了呀！为什么到现在还没结婚，反而来信向我告急呢？怪事！

“十四个鸡蛋的夜宴”之后，约摸过了三、四个年头，我们虚弱的身体已经复原时，“六点钟”结识了陶莹莹。“事不如意常八九”，偏偏在我们的扇面胸膛增加肌肉的时刻，我们又失去了最为宝贵的东西——“黑姚期”调离了这支劳改